

徐 棻
作品

长篇历史小说

苏 东 坡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蘇東坡

— 徐 棻 —
作品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东坡/徐棻著. —2 版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7.10 (2018.4 重印)
ISBN 978—7—220—10431—2

I. ①苏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8609 号

SU DONGPO

苏东坡

徐 棻 著

策 划	张春晓
责任编辑	唐 婧
装帧设计	张 妮
封面题字	尹振永
责任校对	袁晓红 申婷婷
责任印制	祝 健
出版发行	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	http://www.scpph.com
E-mail	scrmcbs@sina.com
新浪微博	@四川人民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	四川人民出版社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 86259624 86259453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 86259624
照 排	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70mm×240mm
印 张	32.75
字 数	430 千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2 版
印 次	2018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—7—220—10431—2
定 价	72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
食年、欲惜春、去不
容惜、今年又苦雨、兩月社
簫瑟、泥聞海棠花、泥
污燕支雪、閨中偷負
去、夜半真有力、何殊
病
年、不病起頭白
春江欲入户、雨勢未
止、雨小屋如漚、舟濛
水雲裏、空庭煮寒菜
破竈燒濕葦、那
知是寒食、但見烏
銜帛、君門深
九重、誰與在、萬里
悲、陰窮死、灰吹不
起

右黃州寒食二首

寒食帖 (苏东坡)



苏轼像 (清·叶衍兰 绘)



潇湘竹石图 (苏东坡)

目录



蘇東坡

引 / 001

第一章	燕子飞时/	003
第二章	一卷纸 两面旗/	012
第三章	帝后干杯/	020
第四章	“二王”拦截/	029
第五章	一百五十年也要改/	038
第六章	黑水谷的笑声/	048
第七章	有何贤良不贤良/	060
第八章	“庆历”之痛/	069
第九章	物之兴废 不可得而知也/	076
第十章	晨曦里的钟声/	084
第十一章	朝堂之争/	091
第十二章	唯有泪千行/	100
第十三章	流水尚能西/	109
第十四章	官诰院与温香楼/	120
第十五章	熙宁变法/	131
第十六章	拍案而起/	143

第十七章	是罢官 还是下狱/	154
第十八章	金殿风暴/	165
第十九章	相府酒宴/	176
第二十章	太后作证/	188
第二十一章	除夕之夜/	200
第二十二章	山色空蒙雨亦奇/	211
第二十三章	惊险明月楼/	222
第二十四章	行歌野哭/	232
第二十五章	流民狂飙/	242
第二十六章	秋水长天/	251
第二十七章	朝野俱何堪/	261
第二十八章	旋抹红妆看使君/	271
第二十九章	午夜惊梦/	281
第三十章	冷暖两重天/	291
第三十一章	流沫生千涡/	302
第三十二章	“乌台”诗案/	311
第三十三章	太皇太后死不瞑目/	320
第三十四章	今夕是何年/	329

第三十五章	“雪堂”东坡/	339
第三十六章	一蓑烟雨任平生/	350
第三十七章	皇帝手札/	360
第三十八章	开启“元祐”/	371
第三十九章	不识庐山真面目/	380
第四十章	金莲烛相送/	391
第四十一章	风起“迓英阁”/	399
第四十二章	二下杭州/	411
第四十三章	悲喜各不同/	420
第四十四章	月晕而风/	433
第四十五章	两年阅三州/	445
第四十六章	定州的城墙/	457
第四十七章	聊发少年狂/	467
第四十八章	顺风与逆风/	480
第四十九章	不与梨花同梦/	495
第五十章	问平生功业/	505
结	/	515

引



所谓“大宋”的北宋，共有九个皇帝。要说苏东坡和他的大宋朝，不免要说到其中的五个皇帝：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宋哲宗、宋徽宗。

五个皇帝都不是“大清宣统”那样的黄口小儿、座上傀儡，而是长大成人的、每日里称孤道寡的、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天子。

有了皇帝自然就有皇后。皇后如果比皇帝长寿，自然就成了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。苏东坡时期，有三个皇太后垂帘听政。

所以，要是往简单里说苏东坡的一生，那就是他和帝、后们有着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“高山流水”情结与“生死荣辱”恩怨。

因此，苏东坡一会儿高居庙堂之高，一会儿远处江湖之远；一会儿自由进出皇宫，一会儿银铛被囚死牢。这里头，自然有许许多多常人没法了解也很难想象的故事。

苏东坡的名气很大。凡我炎黄子孙，没有几人不知。他实在是个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人物。也许，人们是从地名上知道他，如苏堤、东坡桥、东坡乡、东坡路；也许，是从建筑物

上知道他，如东坡书院、东坡祠、苏东坡纪念馆；也许，是从菜肴上知道他，如东坡肘子、东坡肉；也许，是从古代服饰上知道他，如东坡帽；也许，是从书法上知道他，如“苏体”“苏帖”；也许，是从绘画上知道他，如他开创的“文人画派”；也许，是从日常用语中知道他，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；也许，是从脍炙人口的佳句中知道他，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；也许，是从散文中知道他，如《日喻》《喜雨亭记》；也许，是在走过许多地方的时候知道他，如凤翔、杭州、徐州、密州、润州、黄州、登州、颍州、扬州、湖州、定州、惠州、儋州、常州……当然，还有他的家乡四川眉山、北宋时期的首都汴京、他埋葬的地方河南汝州。只要你去到这些地方，就似乎会看见苏东坡的足迹，听见苏东坡的声音。

千余年来，许多人认为苏东坡是个反对“变法革新”的保守派，认为“反对王安石变法”是苏东坡的政治污点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肯细心拂去历史的尘埃，大胆撕破成见的茧壳，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苏东坡。

苏东坡大名苏轼，字子瞻，号“东坡居士”。

“东坡居士”这个“号”，是他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后，以一片坡地耕种为生时给自己取的。想不到这个倒霉时期的号“东坡”，日后竟然也会天下皆知，甚至比他的大名“轼”还要普及。

不论苏东坡给自己取这个“号”之前或之后，他都是天下读书的人和正直的人羡慕、崇拜、追随的对象，也是政客们和小人们嫉妒、迫害、谋杀的对象。

第一章

燕子飞时



又一个春天来了。

河南的春天虽然比江南的春天来得晚，但燕子还是飞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。当时，汴京的正式称号叫“东京开封府”。这时候，北宋的皇帝是宋仁宗赵祯。

登基前的宋仁宗，就是民间传说《狸猫换太子》中，用狸猫换下的那位太子；也就是川剧《装盒盘宫》中，被装在点心盒里、打开盒子却变成了桃子的那位太子。当然，无论是“狸猫换太子”，或者“太子变桃子”，这些故事都纯属虚构。真实的宋仁宗一直生活在皇宫里，由刘太后抚养长大。现在，他高坐在汴京城里的金銮殿上。

殿堂里，正鼓乐齐鸣，群臣列队，舞蹈参拜，山呼万岁。

宋仁宗道：“今年又是大比之年，即将举行科考。请韩相国代朕点呼考官。”

“臣，领旨。”时任相国的韩琦随声出列。这韩琦虽然个子瘦小，但五官端正，双目有神。加上他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自信、果断、刚劲、不容置疑等气派，给他那瘦小的身躯平添了许多分量，足以让身材高大的凡夫俗子在他的面前也感到仰而

视之，或觉得诚惶诚恐了。

韩琦面向群臣，朗声道：“参知政事欧阳修。”

欧阳修应声出列：“在。”

“御史中丞范镇。”

范镇应声出列：“在。”

“翰林学士王珪。”

王珪应声出列：“在。”

韩琦转过身去向着金銮殿道：“请皇上诏示。”

宋仁宗道：“国家以人才为宝。朕命诸卿担任考官，由副相国欧阳修总领其事，为我大宋选拔人才。诸卿当尽心尽力，不负朕望。”

几个考官齐声应道：“臣，领旨。”

这时节，跟着燕子来到汴京的，还有从四面八方奔来的举人。

燕子飞来，忙着筑巢；举人奔来，忙着应考。没有门路的，在客栈中继续日夜攻读；有门路的，四处奔波联络关系。当翰林学士王珪下朝回家时，便在厅堂前的天井里，被一个青年书生迎住。

书生恭敬地施礼，亲昵地招呼：“世伯，您下朝了。”

王珪“唔”了一声，径直走向厅堂，登阶入室。书生赶忙紧随其后。有仆人来侍候王珪更衣、换鞋、上茶。那书生也就恭立一旁候着。

书生姓章名惇字子厚，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，比苏轼大一岁。

王珪抿了一口茶，说：“明日便要入场考试。贤侄怎不在居所静心养神？”

章惇有点不好意思，答道：“小侄心里不踏实，静不下心来。”

王珪道：“有什么不踏实的？你提前半年来汴京见我，这一步算是走对了。我料定今科考试，主考官会是欧阳修。果不其然，皇上就点他总领其事。我料定欧阳修担任主考，一定要变革文风。果不其然，下朝时他就找到范大人和我，商定太学体文章，一个不取。”所谓“太学体”，是当时流行于最高学府和科场应试的文风。

章惇吃惊道：“太学体文章一个不取?!”立刻又说：“世伯真是料事如神。小侄幸好有世伯关照。自到汴京，每日起早睡晚只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把太学体的文风，洗刷得丝毫不剩。”

这时，“太学体文章一个不取”的消息，已像一阵大风刮进了赶考人居住的各个客栈。在颇有名气的“迎贤店”里，举子们都像被捅了窝的马蜂，闹嚷嚷从楼上楼下的房间里扑出，飞向庭院。有的已扯开喉咙叫骂着，有的半信半疑地议论着，其中反应最强烈的要数“百家姓”。

“百家姓”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四个人共同的绰号。因为这四人的姓氏刚好是百家姓的头四个字：赵、钱、孙、李。这四人的家境恰好也比较富裕，住进客栈便相约着喝花酒，打纸牌，逛大街，同进同出，算得上是意气相投的朋友。同客栈的人将他们视为一体，背地里便笼而统之叫他们“百家姓”。其实，这四个人也有所不同：其中，两人做太学体文章，而另外两人不做。

从楼上冲下来的赵公子就是做太学体的。他高声叫道：“我不信！太学体文章流行了将近百年。许多读书人都做太学体文章。他欧阳修敢一个不取？”

也是做太学体文章的钱公子附和道：“是呀。众怒难犯！我

们还有著名的太学体神童马辉，难道连马辉也不取？”

听两人这么一说，大家的眼光便在人群中搜过，发现马辉在二楼的走廊上。

年轻的马辉见众人盯住自己，便说：“我们要改变文体已来不及了，在这里发脾气考官又听不见。还是早些歇着，静心养神吧。等明日进了考场，尽力把自己的文章做得好些就是了。”说罢转身回房。

赵公子见了很是不满，扭头对钱公子说：“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装模作样！等榜上无名时，他就晓得厉害了。”

“百家姓”中的李公子，其心情和赵、钱二位就大不一样。他背过身去对孙公子小声说：“幸好，你我不做太学体文章。”

孙公子会心一笑，轻声道：“这一下，我们又少了许多对手。”他向气咻咻的赵、钱两人努努嘴，更小声地说：“包括他们二位。”

章惇这时还在翰林府。他从袖中取出几张纸，双手递到王珪面前：“这是侄儿昨夜写的文章。世伯您看看，这样的文章如果呈到欧阳大人面前，会怎么样？”

王珪接过文章，认真地看了一页，说：“唔。开卷精彩。仅看这一段，也算得好文章了，太学体的毛病也没有了，应该过得欧阳修的眼睛。”

章惇面有得色，但是谦恭地说：“全仗世伯指点。”

王珪道：“令尊与我相交甚厚，我自当关照于你。不过……”他把文章还给章惇，留下半句话，起身走开去。

这是抬高话语分量的老套。这样的老套用在关键时刻总是见效。果然，章惇立刻紧张起来，不觉紧跟王珪身后，竖着耳朵等待下文。

王珪止步回头，说：“今科，有强手。”

章惇问：“强手？谁？”

王珪道：“我的同乡。四川眉山苏洵的两个儿子，兄名苏轼，字子瞻；弟名苏辙，字子由。兄弟二人在成都，均已颇负盛名。”

章惇问：“他们师从何人？”

王珪道：“说不上师从何人。幼小时，他们以母为师。后来，以父为师。其父苏洵，两考进士皆不中，但确实写得一手好文章。他对太学体深恶痛绝，所以两兄弟从小不与太学体沾边。这会让他二人在考试中占些便宜。”

章惇是那种外表热情爽朗、内心狭隘阴毒的人。听王珪如此说起二苏，虽然还不认识二苏，却已将二苏看成对手了。

这时，苏轼一家为了应考，已从四川眉山县搬到汴京，在城南买了一幢小院。小院门上挂了一块匾，由苏洵自己题上“南园”二字。小院里住着苏洵、苏轼和妻子王弗、苏辙和妻子史氏，以及王弗的堂妹王闰之，还有从眉山带来的中年仆人苏兴和他的妻子秀嫂、年轻的仆人苏义和他的妻子碧桃，另外就是不肯娶妻的厨子苏味。

现在夜月当空，南园内静悄悄没个人影。只因明天两兄弟要进考场，今夜全家上下都早早地歇着了，好让哥俩睡个好觉。那个时代，许多人家遵从一个习俗，进考场之前一段时间，不让夫妻同室居住。说出口的理由是“免得分心”，没说出口的理由是“不吉利”。所以，苏轼与苏辙此刻正在厢房中，分别睡在各自的小房间里。

苏轼睡不着。他翻身坐起，披衣下床，走到过厅里，站在苏辙的门边向里张望。他本想和弟弟聊天，但床上的苏辙一动不动，均匀的呼吸说明他睡得很香。苏轼转身走出过厅，走下

房廊，向天井走去。

“砰”，夜风碰响没有关严的窗户。

王闰之听见窗户响，便掀被下床。家中气氛异常，这个八岁的小姑娘便莫名地兴奋着。当她走到窗前正要关窗时，却看见姐夫来到天井里。接着，又看见姐姐走进天井，向姐夫走去。她想：“姐姐、姐夫也睡不着啊。他们都出来看月亮。我也要出去看月亮。”

天井里，苏轼仰面望月，听见熟悉的脚步声来到身后。

苏轼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一定睡不着。”

王弗说：“因为我知道，你一定睡不着。”

苏轼转过身去，捧住王弗的脸颊细看。

王弗微笑道：“看什么？不认识了？”

苏轼道：“晚上不在一起，竟觉得许久没有看见你了。想煞我也。”

王弗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苏轼猛然将王弗拦腰抱起。

刚走到廊下的王闰之不觉停步，她目送姐夫抱着姐姐从天井里跑掉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心竟然“咚咚咚”狂跳起来，跳得好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。她不觉双手按在胸前，紧张得再也不能走动一步。

苏轼把王弗抱进卧室，放到床上，说：“今夜我要和你睡。”他转身关门。

王弗笑道：“看爹爹知道了……”

苏轼说：“不怕。”他坐到床边，说：“我睡在厢房里，每夜看不见你，便慢慢想你。越想越觉得，我真是好福气，娶了你。今夜我和你在一起，明天一定考得好。”

更鼓，一样地敲过了。月亮，一样地隐去了。雄鸡，一样地啼叫了。不一样的是，平日门可罗雀的考院外，已站满手提考篮却紧张得鸦雀无声的考生们。他们在拂晓的鱼肚白中，站成黑压压的一片。

考院大门终于缓缓打开。门里，黎明的曙光映出夹道而立的卫士。

执事官跨出大门，高声道：“考生听着！二人为列，依次入场。”

考生们于是自列为两路纵队，默默而庄严地向大门走去。他们多为年轻人，但也有不少中年人甚至白发苍苍的老者。最后并肩走来的是苏氏兄弟。两人从容淡定的神态，好像他们已胜券在握了。迈过门槛时，两兄弟还相视一笑。

执事官叫：“封门。”

厚重的大门在苏氏兄弟的身后关闭，并贴上封条。

考试的日子，考院外的人也很难熬。苏洵在南园焦躁地徘徊着。

王弗用漆盘托个小碗，走来说：“爹，您别急。他们兄弟俩一定能考上。”

苏洵道：“难说呀。我的文章谁不说好？可是两进科场，两考不中。怕他们时运不佳，也像我。”

王弗道：“不会的！爹。您替他们承受了霉运，他们俩就该走好运了。今日是考试的最后一天。您喝了这碗粥，兴许他们就回来了。”说着，她把那只小碗奉上。

王弗说得不错。两兄弟确实正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轻松地左顾右盼着。苏轼说：“这一阵忙着应考，竟不觉春深如海了。”

苏辙指着一棵树道：“哥，上次我们看见这棵杏树，它还开